



【台湾】

欧阳云飞著

44

珍藏本

催命阎王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催命阎王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徬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

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改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仍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武林第一.....	(1)
第 二 章	剑 王 庄.....	(47)
第 三 章	目中无人.....	(90)
第 四 章	蒙面怪客	(135)
第 五 章	因祸得福	(181)
第 六 章	慧觉尊者	(227)
第 七 章	借尸还魂	(273)
第 八 章	神鬼莫测	(318)
第 九 章	柳暗花明	(363)
第 十 章	不堪回首话当年	(408)
第十一章	群 英 会	(453)
第十二章	警世才华	(500)
第十三章	郎心如铁	(545)
第十四章	一身是胆	(593)
第十五章	龙争虎斗	(638)
第十六章	紫 龙 经	(684)

第一章 武林第一

甲午、八月、一十五日。

湖南、衡山、少林下院。

这本是一座香火鼎盛，僧侣众多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于途的大寺院，不料现在却变得墙倒壁塌，瓦砾遍地，蛛封尘积，几已变成一片废墟。

寺内草深没胫，虫鸣如泣，白骨累累，鳞光闪烁，偶而还会传出一两声分不清是神嚎还是鬼哭的声响。

时值子夜，适逢中秋，本是皓月当空的时候，哪知，乌云逞威，月色尽失，只有几颗疏落的星星，发出闪闪之光；在黯淡的光辉下，寺内鬼影幢幢，时有时无，忽隐忽现，显得格外神秘、阴森、而又恐怖！

这时，庙门口黑影一闪，静悄悄地立定一个凤目瑶鼻、面带弯月面具的少年。

蒙面少年扬目四望，见寺内寂静如死，空无一人，浑身打了一个寒战。

“天哪！难道英雄大会已经举行过了？”

音颤韵威，满腹焦灼，忽的双臂一抖，直向寺内射去。

寺内东边是一大片殿院楼阁，西边是一个宽阔的广场。

广场的左、右和后面，摆着至少有三千张桌子；可惜都已破

烂不堪，散落一地。

正前方，有一个石砌的宽大平台，平台上面写着：“较技台”三个大金字。

“较技台”的右边有一个“评审台”，左边有一块“告示牌”。

蒙面少年略一打量，便箭也似的向前扑去。

“较技台”的台上、台下，白骨森森，骷髅堆积如山，武林中人丢弃的刀、剑、笔、箫比比皆是，阴风过处，寒气袭人。

蒙面少年看着看着，双眼发直，热泪如涌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瞬息之间，前尘往事，一齐兜上心头，一幕悲惨的记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……

哭声凄凄，感人至深，泪尽血涌，惨不忍闻。

只听他悲凉、绝望而又颤抖的喃喃自语道：

“天哪！我不避艰难险阻，不怕讥讪辱骂，卧底偷技，登门乞艺，忍辱含羞，隐姓埋名，苦苦地修炼了十年，就是为了在英雄大会上扬名立万，为我自己争一口气，可是，天哪！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武林各派曾经公决英雄大会在甲午年的中秋月明之夜举行，地点就是衡山少林下院，为什么会突然提前？”

他感到万分困惑、迷惘。

难道……？

难道……？

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

完了！完了！我的全部希望都完了！

蒙面少年似乎有一段极端伤痛的往事，英雄大会对他十分重要，直气得捶胸跺脚，抱头痛哭不止。

霍然，少年双掌交挥，像疯子似的，扑到较技台上，向堆积在台上台下的骷髅白骨，连环不断地发掌猛攻。

疯狂地攻出三百多招，依然意犹未尽，而神智，在万念俱灰之下，却已开始浑沌。

“武林第一掌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掌！”

“武林第一剑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掌！”

“武林第一笔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掌！”

“武林第一箫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掌！”

“武林第一人，给我滚出来，小爷要杀了你！”

少年狂呼至此，已是精疲力尽，手指着台上台下的骷髅、白骨，声嘶力竭的道：

“第一！第一！哪来的这么多第一！你们这一伙都是沽名钓誉的东西，死了活该！一千一万个活该！”

越说越气，怨愤难消，双臂伸缩间又攻出一百多招。

少年好深的功力，较技台的四周，立时风声如涛，白骨横飞，右面“评审台”上的三把高背描金座椅，虽在十丈之外，依然被他震成碎片，左面的“告示牌”，距离最远，也已震得东倒西歪，摇摇欲坠。

较技台上更是满目疮痍，好像经过一次暴风雨的洗劫似的，所有的白骨、骷髅，都被劈成齏粉、碎片，飞出台外二十丈远，扫得整个较技台上，干干净净的，纤尘寸土不存。

少年一则内心悲恸过度，二则接连施展四五百招，已是力尽精疲，这时忽见他身形剧烈地摇摆了好几下，终于不支晕倒在较技台上。

当！少年一倒，佩在肋下的一支兵刃自动跳出鞘来。

这是一支十分古怪的兵刃，握柄之处似剑，通体笔直如箫，三棱锋利似刀，尖端圆锥若笔。

非剑，非箫，非刀，非笔！

亦剑，亦箫，亦刀，亦笔！

刃身三面棱角的中间，镌刻着：“无敌令”三个字，三面完全一样。

“无敌令”？多么古怪而又托大的名字，饶你是须发斑白的老江湖，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林中有这么一支怪兵刃。

刃身通体雪亮，泛射着一缕慑人的寒芒，落地时发出一阵龙吟凤鸣之声，明眼人一见就知绝非凡品，定是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的亘古神刃无疑。

这“无敌令”本身就已珍贵无比，更何况……。

星移斗转，云退月出，皎洁的银辉投射在少年的身上，倍增无限孤单、落寞、惨痛、与神秘之感。

一个时辰后，少年才悠悠的清醒过来。

他像是被钉子钉住了，久久躺在原地未动，茫然的望着头顶的浮云皓月。

恍惚中，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恶梦，有一种如梦初醒，恍如隔世之感。

许久，才喃喃自语道：

“英雄大会提前举行，我未能扬威较技台，给那些追名逐臭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，乃是毕生一大恨事，但事已至此，悔又何益，我不妨追上门去，登门求教，要他们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如有参与百丈峰掘墓鞭尸之人，就要他们的命！”

此念一兴，悲愤顿消，腰部微一用力，弹身一跃而起。

忽然一眼瞥见“无敌令”落在一旁，脸色不由大变，急忙双手拾起，细加审视，神色至为谨慎小心。

少年将握柄之处的扣簧一按，刃身微偏，中空之处射出一缕

紫色的光幕，这才安下心来，将“无敌令”纳入鞘中，纵身跃下较技台。

走至“告示牌”前一看，只见用红漆写成的：

武林第一人；

武林第一掌；

武林第一剑；

武林第一笔；

武林第一箫。

五行字，依然依稀可辨，而下面的名字，却已被风雨洗刷干净，无法分辨。

少年看毕，大感失望，心说：

“这五个第一，也不知被谁得去？我纵有登门求教之心，却是无所适从？”

继而一想，这五个人定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尤其在得到第一之后，更是踌躇满志，到处张扬，只要向武林中人一打听，不难得知。

当下运劲，在“告示牌”上五个“武林第一”的下面，以“金钢指法”横写了七个字，是：

无名小卒田中峰

指力苍劲有力，笔划飞龙舞凤，功力之深，已至不可想像的境界。

田中峰写毕，微微一晒，随即在较技台四周拾捡了许多白骨、骷髅，搬至广场的中央，准备派用场。

来来去去的至少搬来有一百多个骷髅，和无数的白骨，田中峰胸有成竹似的，立刻在广场中央，摆下“武林第一”四个巨大无比的骷髅白骨字。

诸事完毕，少年满意的一笑，方待转身离去，忽闻夜空中飘送来一阵箫声，不由自主的又停了下来。

这箫声十分怪异，起先悠扬平和，令人入耳心旷神怡，油然而生出思古之情，欲念名利之心顿消。但，曾几何时，箫音高拔，高亢入云，充满了杀伐、暴戾之韵。

不一会，韵律再转，低沉忧戚，诉说尽英雄末路之苦。

田中峰听得入耳，心中直嘀咕，觉得这定是一位饱经忧患的风尘异人。

本想趋前拜谒，顺便探听一下五个“武林第一”的归属，不料，箫音三转三折，忽又停了下来，田中峰虽是身负绝学之人，竟不知吹箫之人到底隐身何处。

较技台的后面，有一座奇花异卉丛生，峰巅奇特，堆绿积翠的小山，箫音似是从这山上飘飘而来，但是，田中峰细细观看良久，却看不出一点端倪。

正感困惑不解，忽见较技台上出现一个身着蓝衫，剑眉虎目，面容肃穆的中年人，当即大踏步的走了过去。

来至近前，这才看清蓝衫客在较技台上摆下一个简单的祭坛，上置四色瓜果，五荤六素，以及祭典所用的香、纸、烛等，一应俱全。

蓝衫客年约三十余岁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显系内家高手无疑，一直恭谨虔诚的低头做着自己的事，对田中峰的出现浑如不觉，甚至连抬头看他一眼都不曾。

田中峰见此情景，大为纳罕，上前行了一礼，温文有礼的说道：

“请问这位兄台，在此摆下祭坛作甚？”

蓝衫客闻言首先扬目望望场中央的“武林第一”四个骷髅

字，再瞧瞧“告示牌”上的田中峰三字，面罩寒霜，不屑已极，迟疑片刻，结果未答一言。

田中峰一愣，甚感不快，道：

“兄台可是聋哑之人？果真如此，那咱们再见啦！”

正欲转身拂袖而去，蓝衫客突以无比冷漠的语气说道：

“在此设下香案，自然是拜祭少林下院的僧侣，和丧生在英雄大会上的四方豪杰，阁下实在问得多余。”

田中峰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怎么？少林下院的大师也死了吗？”

“为了主持公义，阻止群豪凶杀，被一群沽名钓誉的人杀了个鸡犬不留。”

“噢？有这等事，那真是太不幸了，敢问英雄大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？”

“去年今日！”

“为什么要提前一年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你已经问得太多了，再见！”

说走就走，转身下台，直向较技台后面的山上飞奔而去。

步履轻盈，衣袂飘飘，快如星抛电泻，轻功之高，实在了得。

田中峰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会有这么不通情理之人，心中恼火，却又找不到一个发作的藉口，气得牙齿打颤，暗道：

“哼，我田中峰今天和你泡上了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绝不善罢甘休。”

心忖之间，人已电射而出，和蓝衫客走了个不前不后。

“在下以礼相见，出言请教，阁下却恁般冷漠傲慢，岂不有点迹近不通人情？”

“朋友说此话未免强词夺理，难道我有一定要答复你的义务

么？”

“这……？”

他本来是想找碴的，却被蓝衫客的一句话堵住，欲辩无词。登山而上。

蓝衫客不屑的扭头望了他的面具一眼，忽的奔势加快，原以为自己脚程极快，定可把他抛下，哪知疾奔袋烟工夫，田中峰依然寸步不离，而且神色从容，似乎未尽全力，不禁一呆，道：

“朋友苦苦追踪纠缠，不知是何居心？”

“这座山又不是你们家的私产？难道不让人去吗……哼哼！”

田中峰终于出了一口气，蓝衫客闻言一时语塞，只好全力施开绝顶轻功，穿入山峰深处的花草树木之中。

蒙面少年心中冷笑，暗自决定要跟踪到底，看他究竟弄什么玄虚，当下紧紧跟在他身后丈许之处，不即不离，亦步亦趋而行。

蓝衫客全力施展，竟然甩不掉人家，心内羞愤交加，陡地止步停身，寒声说道：

“我郑重的向你提出警告，再要无理纠缠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本人也郑重的警告阁下，再妄自尊大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哼哼！”

二人词锋相对，咄咄逼人，大有一言不合即火拚之势。

倏然——一阵幽幽的箫声，从半山腰上的花丛中飘洒下来，祥和悠扬，入耳使人五内皆空，飘飘欲仙。

蓝衫客闻声脸色微变，怒气升而复敛，暗喊一声：

“惭愧！”直向箫声来处奔去。

田中峰见他如此，纵有一肚子的怨气，也是无从发泄，心说：

“这人古怪的可以，那吹箫之人更透着邪门，我田中峰今天倒要看个究竟。”

二人一前一后，步步登高，穿过一片密林，幽径的尽头，现出一个红砖绿瓦，以乳白色大理石为柱，青方砖为地，小巧别致的“养性亭”。

亭子四周，花卉丛生，异香扑鼻，前面可俯瞰少林下院全景，后面是一道刀削剑切，光滑如镜的石壁；壁上遍是骚人墨客的留诗题字，清幽雅静，景色宜人，实是修身养性的好所在。

“养性亭”内的石凳上，这时正倚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。

老人童颜鹤发，道貌岸然，神情肃穆，不怒而威，正自闭目吹箫，对眼前之事浑如不觉一般。

蓝衫客回头瞪了少年一眼，垂手恭身而立，一语不发。

田中峰已意识到，眼前的白发老人来头不小，也未敢造次，定目细细打量。

这一打量，他发现亭心石桌上，摆着一副棋盘，红黑齐全，一子未动。

同时，桌上另有一壶两盅，盅中酒满欲溢，同样点滴未饮，心想：

“看将起来，这位老人家似乎有约，但不知所会之人是谁？”

老人箫音幽幽，历久不辍，二人伫候顿饭工夫之久，依然毫无反应。

这时，箫韵疾转，变音转调，如泣如诉，尽是思古怀故之音，田中峰听得入神，心灵交感，神驰意荡，眸中泪水盈盈。

霍然，音律高拔三阶，凶残暴戾，如万马奔腾，似怒潮澎湃，

隐约中似有喝叱打斗，哀鸣惨吼之声，田中峰泪眼昏花中，一幕极端悲惨不幸的往事又展现眼前，眸中射出两道凶芒！

老人吹奏着，不知何故，眸中忽然有两行热泪，顺腮而下，滚落在地。

忽见他倏然扬箫一抡，带起一缕尖锐的丝丝之声，长箫脱手飞出，击向面前不远处的石柱。

箫、柱相撞，火花四溅，大理石石柱被击出一条和箫身粗细相等的横沟，石粉四散，迎风翻飞。

而那支箫却毫发未损地落在柱下。

田中峰这才看清，此箫全身呈紫绿色，光泽鲜艳，耀眼夺目，月光下寒芒闪闪，慑人魂魄，陡然灵机一动，吃惊不小，暗道：

“这是紫玉箫……”

老人老泪纵横，神色黯然，一直未曾举手拭泪，掷出“紫玉箫”后，亦未睁眼看一下，田中峰虽是极为聪明之人，此时也有讳莫如深之感。

蓝衫客早已泪眼婆娑，上前双手拾起“紫玉箫”，轻轻放至老人身旁，低声恭谨的说道：

“师父，您老人家哭啦？”

老人闻言忽然放声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孩子，师父会哭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这笑声甚是狂傲，而又蕴含着许多苍凉的韵味，比哭还要难听。

田中峰呆了一呆，蓝衫客一本正经的说道：

“禀师父，祭坛已经摆好，是现在就要祭祀？还是要等……？”

老人依然双目紧闭，以坚定的语气说道：“要等！要等！一

定要等！”

一微顿又道：

“和你一齐来的是谁？”

田中峰暗吃一惊，心想：

“这人好深的功力，我始终默不作声，他也未曾睁眼瞧看，怎知另有其人？”

忖念间，蓝衫客正容说道：

“回禀师父，来人是个蒙面少年。”

“你带他来做什么？可是……”

“师父，不是徒儿带他来此，是他自己跟踪而来。”

“二老之会，事非等闲，以你的轻功，难道不可以把他抛下？须知为师的门规森严，此番二老相会，对整个武林的前途影响至深且钜……”

老人说至此，星目陡睁，寒芒暴射，死死的盯着田中峰，宛如直欲透穿他的肺腑似的。

田中峰只觉得老人双目如电，更似两把飞刀利箭，精芒慑人，不敢逼视，连忙把头一低。

老人气忿忿的打量了一阵，忽然扭头对蓝衫客道：

“刚才有人在广场上以白骨骷髅摆下‘武林第一’四个字，可是此人？”

田中峰见他神色冷傲恚忿，满脸不屑之色，不由有气，蓝衫客正待开口，他已抢先答道：

“正是区区在下，前辈有何见教？”

老人闻言脸色一沉，冷如冰霜似的说道：

“娃儿年纪不大，怎么也这样热衷武林第一之名，唉，真是可恼可叹！”

田中峰听得一怔，这才明白蓝衫客师徒对自己简慢的原因所在，连忙爽声说道：

“前辈请别误会，在下绝非沽名钓誉之人，摆下武林第一四字的目的，是要决心打败所有的武林第一，教训教训那些真正沽名钓誉的人！”

此话一出，二人全都一呆，老人白眉一扬，道：

“娃儿好大的口气！”

霍地，单掌在地上一按，身形拔而起，须发飘飘中，向田中峰当头罩下一片掌影。

变生仓卒，田中峰不禁大吃一惊，见老人身手矫健，动作奇快，招式精纯玄奥，来势威猛无俦，哪敢存丝毫大意之心，急忙闪身横跃，堪堪避过一掌。

田中峰动作虽快，依然被老人的掌风扫中，震得歪了一歪。

老人一击无功，脸色陡变，沉气落地后，放声一吼，须发蓬飞，“飞云泻电”、“分花拂柳”、“月落乌啼”，又一口气攻出三掌，每一招都用了十成的功劲，似乎决心要把田中峰毁在这里。

老人功力深厚，掌劲雄浑，三股暗力汇集成一道狂涛骇浪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田中峰的全身各处要害压至。

田中峰虽是年轻气盛之人，却是彬彬有礼，不愿打无名之战，见状冷然一哼，只守不攻，单掌一封，飘然而退。

老人三招急攻，竟然奈何不了少年，暗暗觉得少年来头不小，定必是身怀绝技，当下振臂一抖，狂风大作，又一声不响地追了上去。

“前辈请别欺人太甚，你我无冤无仇，阁下一再出手挑衅，不知用意何在？”

“小子休说废话，我老人家今天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接招！”